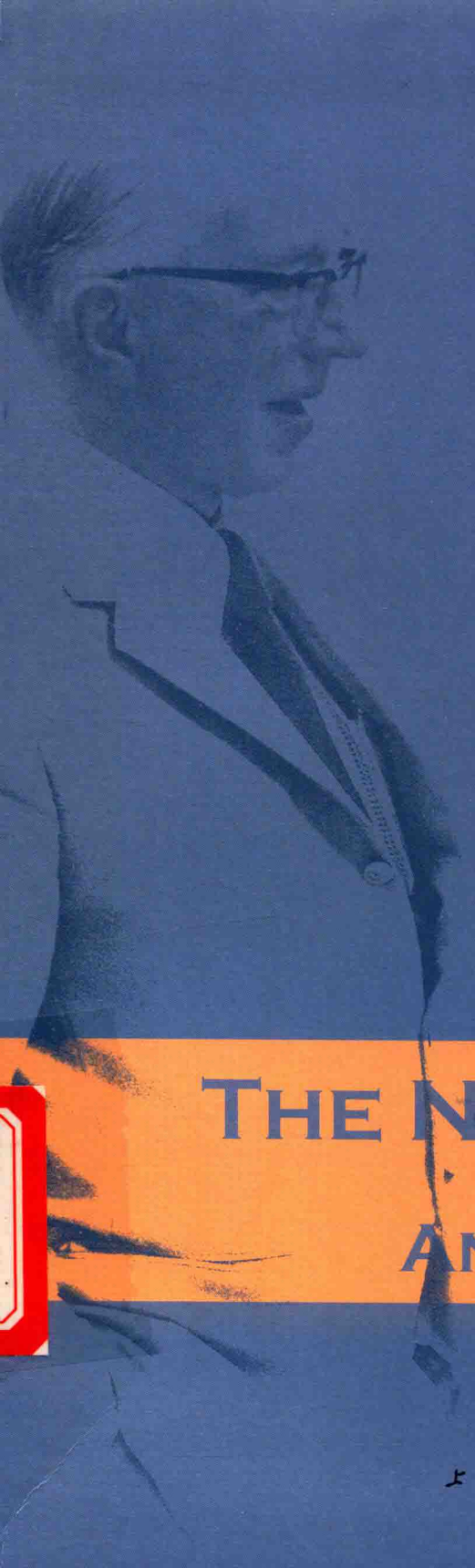




Eric Voegelin

政治的新科学 导论

埃里克·沃格林 (Eric Voegelin) / 著
孙嘉琪 / 译 李晋 / 校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上海三联书店



Eric Voegelin

政治的新科学 导论

埃里克·沃格林 (Eric Voegelin) / 著
孙嘉琪 / 译 李晋 / 校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的新科学/(美)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著;
孙嘉琪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12

ISBN 978-7-5426-6619-2

I. ①政… II. ①埃…②孙… III. ①政治哲学—文集

IV. ①D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8216 号

政治的新科学

著 者 / 埃里克·沃格林

译 者 / 孙嘉琪

审 校 / 李 晋

责任编辑 / 邱 红

装帧设计 / 徐 徐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王凌霄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0)中国上海市漕溪北路 331 号 A 座 6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40

印 刷 /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150 千字

印 张 / 14.5

书 号 / ISBN 978-7-5426-6619-2/B·628

定 价 / 5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37910000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By Eric Voegelin

Copyright © 2000 by

The Cura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Columbia, MO 65201

All rights reserved

后人也许会知道，
我们并未以沉默纵容事物如在梦中逝去。

——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

中译本序一

自 1952 年以来,埃里克·沃格林的《政治的新科学》英文版不断再版,至少就这个意义来说,这本书是沃格林最著名的著作。截至 2000 年,该书已有六七种欧洲语言的翻译版本。如今,中国读者们可以阅读到这本出色的书,实乃一件颇有意义的事。该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也许可以被称为“关于诺斯替主义的论题”。这一论题最初是他十多年前在题为“上帝的子民”一章中提出的,这一章是当时尚未出版的《政治观念史稿》(*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的一部分。如果“上帝的子民”在 20 世纪 40 年代出版,那么沃格林在其中的分析将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诺曼·科恩(Norman Cohn)、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和 J. R. 塔尔蒙(J. R. Talmon)的类似作品并驾齐驱,成为关于极权主义运动与意识形态起源的经典分析。“上帝的子民”的最终版本于 1949 年完成。除了《政治的新科学》以外,“关于诺斯替主义的论题”在后来的几篇文章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特别是 1952 年在他的题为“诺斯替政治”这篇文章,以及 1958 年他在慕尼黑以“科学、政治与诺斯替主义”为题所发表的就职演讲中。在沃格林后期作品中,关于诺斯替主义的论点被提炼为一个概念,即“次级实在”(second reality),它是指不受限

制的人类想象的产物,这个概念取自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和海米托·冯·多德勒(Heimito von Doderer)的作品。即便如此,关于诺斯替主义的论题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为沃格林的相关分析提供了极好的助益。

在《政治的新科学》第四章中,沃格林将诺斯替主义定义为“现代性的本质”,他所描绘的不只是欧洲中世纪结束之后在政治体制方面所发生的变化,而且也是在描绘一种对该体制变化所做出的反应,这种反应是在新的情感、观念或一种新的“灵性实质”的光照之下做出的,并且反过来又受到这些外部体制变化的制约与塑造。

《政治的新科学》出版的直接历史背景也很重要。1950年2月,沃格林收到了芝加哥大学的邀请,请他在芝加哥大学做“沃尔格林系列讲座”(Walgreen Lectures)。四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于是沃格林被要求准备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系列讲座。他拒绝了,并且表示,在他关于中世纪欧洲诺斯替主义的政治宗派主义和末世论式暴力的分析中,很容易找到有关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哲学探讨。但是,在沃格林看来,战后西方的“混乱”也是诺斯替政治的一个案例,他把这种混乱比作“灵性疾病”(pneumopathology,或称“灵性患病”)。这种混乱导致了1945年后迅速而广泛的军队遣散,以及对战略核武器的依赖,这反过来等于是邀请苏联和朝鲜在东欧和东亚恢复敌对状态。

沃格林认为他在《政治的新科学》中的分析,不仅仅是对当代西方和东方灵性紊乱的批判。同时,他也认为这是对恢复政治科学的论述,因为政治科学的恢复才是基础。在沃格林看来,政治科学是对人类存在的整全研究,是人类在实在结构之中的参与。对于沃格林而言,实在结构既包括了人类行动的历史,也包括了超越人类历

史的经验。这些经验被沃格林象征符号化为“深渊”(depth)和“超越”(beyond)。人类历史正是在这超越的两极之间进行。

沃格林从西方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中获得了“深渊”和“超越”这些术语,尽管《政治的新科学》的目标是要超越其写作的历史与文化背景。沃格林作品的这个方面将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令人兴奋的机会,中国读者可以从他们自己的哲学传统中去发现同等的秩序来源。政治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将会因为正在进行的关于政治实在的“普世性”(ecumenical)讨论加入了中国声音而得到增强。

巴里·库珀(Barry Cooper)

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教授

2019年1月

中译本序二

1952年《政治的新科学》出版是一个重大事件，沃格林由此确立起了他在美国的学术声誉。广受欢迎的《时代周刊》甚至把它作为1953年一期的封面故事，发表了他那篇引起争议的文章，即认为诺斯替主义是现代性的本质。这本书原先所用的标题是“真理与代表”(Truth and Representation)，源于沃格林在芝加哥大学所做的一系列关于政治代表的本质的讲座。其所覆盖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之深度与广度——包括古希腊、古罗马、蒙古、古代中国——仍会令今日的读者感到震撼，因为沃格林大胆地挑战了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这种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在北美和世界各地的政治与历史学术研究中都占据着统治地位。

《政治的新科学》中译本的问世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中国读者不仅能够从沃格林所谈论的例子中、而且或许也能从他们自己的社会中，获得关于“真理与代表”的洞见。不过，这本书对于非西方读者而言，其相关性并不那么明显。比如，沃格林意识到他对“人论式真理”(anthropological truth)的分析仅限于西方社会，在这些社会里，个人是“可代表单元”(representable unit)：“在东方，那些特定的条件并没有在历史上出现，这种接合类型根本就没有发生——

并且,东方世界还占据着人类的较大比重。”中国读者经常拒斥西方的理念,视其为完全是个人主义的,与中国人自身的共产主义情感没有关联,然而沃格林所言的“人论式真理”要比“个人主义”复杂并且有趣得多。此外,《政治的新科学》标志着沃格林的事业步入了一个台阶,在此他离开了那种西方中心的视角,而转向对“普遍人性”进行普世性的解释。在其巨著《秩序与历史》(1974)第四卷中,有一章是“中国天下”(The Chinese Ecumene),中国读者们可能会希望求教于这一部分,以对沃格林所做研究的成熟成果予以评价。

即便如此,在《政治的新科学》首次出版近 70 年后的今天,中国读者可以自行判断沃格林关于东方缺乏个人成为“可代表单元”的“特定条件”的说法是否成立。如果这本书表明沃格林正努力发展一种关于“真理与代表”的更为普世性的解释,中国目前在全球化(global ecumene)舞台上的突出地位,意味着其领导人和公民现在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心沃格林所提出的各种存在性问题。也许眼下对《政治的新科学》的引介能够有助于澄清这些考虑。

沃格林描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真理与代表:(1)“宇宙论的”,(2)“人论的”,(3)“救赎论的”。宇宙论符号将政治制度呈现为一种对可见诸天(visible heavens)的反映,比如在有的地方,皇帝是太阳神的后裔。沃格林对《尚书》所记载的中国最早关于宇宙论的源头以及中国邻邦蒙古帝国的讨论,就典型属于这一类。沃格林指出,孔子和老子的时代——在西方大致与印度的佛陀时代、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时代、以色列的先知时代和希腊的哲学家时代时间吻合——标志着挑战宇宙论符号的人论符号,因为政治秩序如今代表着超越宇宙的可见神圣秩序。这其中的例子包括儒家的圣人、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家、以色列的先知,这些人的权威真理挑战着政治统

治者的权威真理。政治权威声称要代表绝对真理,而人论真理对此予以挑战。

最后,救赎论真理(来源于 *sōtēr*, 古希腊语的意思是救世主)设想了这样的经验:神屈尊降卑与每一个人为友,以拯救人类免于苦难。救赎论真理的发展部分是由于人论真理无法实现其朝着神圣的、政治的友谊的“外来的灵性运动”。这一真理最显著地(但不仅限于)体现在基督教中,而基督教在历史上与各个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则证明,因为政治权威不可能拥有神圣的启示,从而“基督教共和国”是不可能存在的。

沃格林对现代“诺斯替”集体主义运动进行了持续的分析与批判,这些运动声称自己乃是神的代理人,能够“拯救”世界免于不公正与苦难——所谓的“基督教末世的内在化”——展现了它的力量,这或许对西方和非西方社会都有吸引力。事实上,中国最近经历了其自身的“诺斯替”的、集体主义的时期。中国读者也可能会注意到,就帝国动力而言,沃格林对宇宙论蒙古帝国和诺斯替共产主义帝国所做的比较,它们都将全球普世在法律上视为其自身领地,尽管在事实上还没有实现出来。它们认为“外国人”或“野蛮人”不是要对抗的敌人,而是要受到惩罚的叛逆臣民。全球普世的救赎论冲动,如今以无限制的市场经济、复活的民族主义和科技的形式,表现出诺斯替“拯救”真理的持续吸引力。

在中国,对沃格林《政治的新科学》的翻译,要晚于对 20 世纪其他西方政治思想家的引入,这包括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像罗尔斯一样,沃格林试图发展一种基于普遍人性的政治理论。然而,与罗尔斯不同,沃格林的思考并不是基于抽象的西式理性,而是基

于更广泛、更深刻的历史理解,他更加赞赏不同文明与文化的特殊性。中国的批评者经常指责罗尔斯对普遍人性的诉求是狭隘的、西式的,这使人们对罗尔斯和自由主义的兴趣有所消退。沃格林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一直批评西方的狭隘主义装扮成普遍的模样,而其哲学与历史研究的方法也反映了这一关照。像施特劳斯和施米特一样,沃格林对现代性持批判态度,他所做的批判与他们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然而,沃格林更加关注历史上的非西方哲学家和政治现象。此外,与罗尔斯、施特劳斯和施米特不同,沃格林的学术方法使他很难将自己与任何特定的西方政党、意识形态或运动联系起来,因此使得他成为中国在历史上寻求秩序时一个能够启思与对话的伙伴。

约翰·冯·海金 (John von Heyking)

莱斯布里奇大学 (University of Lethbridge) 教授

2019 年 1 月

前 言

过去 30 多年以来,政治学领域的学者中已经兴起了对传统治理和政治研究方法进行挑战的人——这种传统方法起源于亚里士多德时代。以统计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为基础的政治科学,都已经拥有了各自的追随者。各种新理论的提出者在他们研究政治学的科学方法理论中,要么搁置对于任何价值体系的考量,要么干脆予以拒绝。尽管这种方法在今日已被广为接受,但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在科学学派的绝对主场——芝加哥大学,这种方法正在受到强劲挑战。沃格林教授在当前的工作中对政治学的范围和方法做出了有趣而富有挑战性的贡献。他作为政治理论领域的杰出学者,其地位保证了他在处理该议题时兼具缜密性与客观性。

这些讲座是在致力于美国制度研究的查尔斯·R. 沃尔格林(Charles R. Walgreen)基金会的资助之下,于 1951 年冬天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作者与芝加哥大学的协作,使基金会得以出版这一系列的讲座。

杰罗姆·G. 科尔文 (Jerome G. Kerwin)

查尔斯·R. 沃尔格林基金会主席

致 谢

借着这本书,我要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它让我得以通过1950年夏天在欧洲的研究而有机会对问题进行最新的表述。此外,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研究委员会(the Research Council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的资助也推动了这些研究。我的同事尼尔森·E. 泰勒(Nelson E. Taylor)教授热心地阅读了手稿,我采纳了他行文问题所给的建议,对此表示感激。我也要感谢约瑟芬妮·斯库莉亚(Josephine Scurria)小姐作为秘书的出色协助。维京出版社(The Viking Press)欣然同意了我引用其所出版的一本书中的段落。

在查尔斯·R. 沃尔格林基金会的赞助之下,我在1951年就“真理与代表”这一主题做了六次讲座,本书正是由此而来。我很高兴有机会再次向沃尔格林基金会,以及受人敬仰的主席杰罗姆·G. 科尔文教授致以感谢。

埃里克·沃格林

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

政治的新科学

目 录

中文版序一	5
中文版序二	9
前言	13
致谢	15
导论	25
第一章 代表与存在	53
第二章 代表与真理	79
第三章 罗马帝国中的代表之争	105
第四章 诺斯替主义：现代性的本质	139
第五章 诺斯替革命：清教徒的案例	167
第六章 现代性的终结	199

导 论

1. 政治理论与历史哲学。政治科学的衰落及其复原 25
2. 通过实证主义摧毁政治科学。实证主义的假设。相关性对方法的服从。实证主义的本质。实证主义的表现形式。不相关事实的堆积。对相关事实的误解。方法论运动。通过排除价值判断而达到的客观性 28
3. 马克斯·韦伯的过渡性地位。韦伯的价值中立科学。价值的魅魔崇拜。韦伯立场的矛盾。价值的重新引入。给古典和基督教形而上学打上的禁忌。带有遗憾的实证主义 38
4. 政治科学的恢复。障碍与成功 47

第一章 代表与存在

1. 亚里士多德式的程序。现实中的符号与科学中的概念 53
2. 基本要素意义上的代表 57
3. 基本要素代表概念的不充分 60
4. 存在意义上的代表。社会为行动而采取的形式。代表与代理人之间的区分 62
5. 代表与社会接合。大宪章。给议会的传讯令状。费雷尔案。林肯的辩证表述 64
6. 西方代表理论。15世纪各个王国的巩固。福蒂斯丘的理论。迸发与突起。奥秘之体。人民的意向 67
7. 迁徙的奠基。特洛伊神话。保罗·迭肯 71